红色印记

1934，广昌记忆

□ 宋海峰

一踏上广昌这片红色土地，我的灵魂就受到强烈震撼。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主战场，保卫北大门、激战高虎脑、血洒万年亭……这些凝固的史诗，讲述着一段红军浴血广昌的历史。正如党史专家滕文生所说：“中央红军长征故事要从这里讲起。”

冯家祠位于广昌县头陂镇下关，是一座清代建筑，也是广昌保卫战期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议旧址。

1934年4月27日，战斗停止，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被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叫到冯家祠谈话。

“崽卖爷田心不痛啊”，这座古老的建筑记录着彭大将军的痛心和愤怒，他痛斥李德和博古：“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时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五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四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

素以耿直著称的彭德怀批评的激愤之言，代表了广大红军将士的心声。

在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调集50万大军，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企图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苏区的目的。

党史资料记载，临时中央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武断地否认中央苏区一至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制定不切合实际的军事冒险主义方针，命令以红一军团为主组成的中央军，在抚河、赣江之间作战。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的东方军，入闽作战，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以实现革命在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在《中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军事平均主义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谓‘两个拳头打人’的说法，把红军主力分割为二，企图在两个战略方向同时取胜。那时的结果是一个拳头置于无用，一个拳头打得很疲劳，而且没有当时可能取得的最大胜利。”

在国民党军力量占优势的情况下，这种作战计划，只会分散兵力，使自己陷于被动局面。就在红军苦战之际，驻福建省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了“福建事变”，蒋介石一时慌了手脚，急忙从“围剿”中央苏区的前线抽调11个师，镇压十九路军。

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红军主力应抓住这一机会，组织有力兵团突击到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但博古、李德没有这种政治和军事战略眼光，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建议，致使红军错过了打破敌人“围剿”的一个良机。

黎川失守后，红军陷入战略被动局面。国民党军为了夺取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纠集北路军第三路军11个师的兵力，沿旴江两岸推进，妄图攻占广昌。

面对严峻的形势，李德等人把战略方针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转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提出要像“保卫马德里”一样“死守广昌、寸土必争”，下令调集红军主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在战术上采取集中对集中、主力对主力、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结合“短促突击”，准备与敌人决战。

行走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广昌段）的甘竹大罗山、长生桥、饶家堡等广昌保卫战遗址，我脑中出现一个疑问：在红军反“围剿”前期作战频频失利的严峻形势下，博古、李德为何还要调集红军在广昌与敌决战？

我从一份份斑驳的党史资料中找到了答案：他们认为广昌是“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区的道路”的战略要地，如果“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因而决定要在广昌与敌决战。在这种“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失败也就成为战役的注定结局。

1994年，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震回到阔别55年的广昌时感叹：“广昌保卫战是历次反‘围剿’以来最为激烈、最为残酷、最为困难、最为被动的一仗。”

1934年4月10日，广昌保卫战打响。红军9个主力师在旴江两岸十余公里的战线上，筑堡挖壕，与数倍于我的国民党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旴江两岸硝烟迭起，弹如飞星，红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和敌机的狂轰滥炸，顽强抗击，浴血奋战，战况十分惨烈。

广昌老城城北有一个叫清水塘的地方，当年，红四师的一个营坚守在这里的一个所谓的“永久性”堡垒中，从当日早上到午后，打退了敌人的十多次攻击，始终岿然不动，最后因工事被敌机炸坍，全营300多名红军指战员全部壮烈牺牲。红五军团十四师师长张宗逊回忆，红十四师在战前全师有2000多人，战后只剩下几百人，随后被撤销番号。

正如毛泽东所说，“乞丐要和龙王比宝”，比的结果，毫无悬念，自然是“乞丐”输了。18天的广昌保卫战，红军以付出5000余人的代价，换来的是惨败。

广昌之败，长征之始。广昌决战后，国民党军继续以重兵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中央苏区形势岌岌可危。在这种情况下，博古、李德才被迫放弃在苏区抵御敌人的计划，准备实行战略转移。

为遏制南进之敌，彭德怀、杨尚昆奉命率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与国民党军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殊死阻击战，包括大寨脑战斗、高虎脑战斗、万年亭战斗，因三次战斗均发生在高虎脑境内，故合称为“高虎脑战役”。

站立在大寨脑战斗遗址，看见山上仍保留着当年红军挖掘的堑壕、掩体工事遗迹及弹坑。1934年7月21日拂晓，高虎脑战役首仗——大寨脑之战打响。国民党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羊群战术”向红军阵地发起疯狂的进攻。战斗中，红军指战员的手榴弹、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进行肉搏战。在胜利完成了大寨脑阻击战任务后，红军转移到高虎脑布防。

8月5日凌晨，高虎脑战斗打响。阵地上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三营九连警通员池道生生前回忆，我军官兵密切配合，依托险要地形，英勇抗击……敌精锐第八十九师遭受重创，完全丧失战斗力，不得不退出战斗。胜利完成阻击任务的红军，奉命撤出高虎脑阵地，转移到万年亭布防。

行走在万年亭的青山绿水间，每一座烈士墓，都是回眸历史的闪亮路标，都是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炬。我来到陈阿金烈士墓前瞻仰。墓碑上写着，1934年8月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政委陈阿金在指挥万年亭战斗时，遭遇敌机空袭，壮烈牺牲，时年36岁……

15个日夜，万年亭的战斗场景究竟有多惨烈，如今已很难想象。红军付出的巨大牺牲，已足以说明一切。战后，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陈诚称：“万年亭一战，牺牲惨重，被射而死伤过半，在鹿砦之内者，无一生存。”

在历时41天的高虎脑战役中，红军将士以牺牲3000人的代价，歼敌6500余人，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正如党史专家石仲泉所说，“广昌战役的失利引发了战略转移的决策，高虎脑战役的阻击为最后实施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

荡气回肠的高虎脑战役之后，响起的是中央红军长征嘹亮的号角，八万多红军将士跨过残阳如血的于都河，踏上了漫漫征途，开始万里征程，揭开了中国革命崭新的一页。

用笔行走

青山如是

□ 石红许

田畈像是着了慌似的，四处贴满一垅一垅的油菜，花儿被燃烧了一样挤挤挨挨捧着粉黄的秘密，就差叫出了声。蜂蝶穿梭于秘密中间，翅翼沾湿了春天的衣袂。沿着一条铺就卵石的古道走向山的尽头，突闻溪流潺潺，又一村赫然出现在视野。向路边劳作的农人打听，知是马鞍山村，旧名九都，一个古老的村名，躺在辛弃疾“贺新郎”里的吴氏泉湖在此等候我多年了。12世纪末的那场“鹅湖之会”在历史的长河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辛陈之晤也传为佳话。

那日，辛弃疾没追上陈亮，快快折回瓢泉住地，夜深雪大难行，不得过河，遂投宿泉湖四望楼，往返走过的就是这条黄沙古道，这一段被誉为“辛公古道”。

这里是稼轩乡，一个唯一以辛弃疾字号命名的建制乡，坊间称八都，近年潇潇洒洒打出了一张文化名片——“中国词乡”，是辛弃疾在稼轩写下了200多首词成就了这个宋词高地。有意思的是，在上饶主城区带湖路还有个北门街道稼轩社区，互为印证辛弃疾晚年闲居地带湖、瓢泉。带湖天赐，稼轩有幸。稼轩，归隐田园之意，一个划时代的文化符号，两地因坚守一份文化而达成了某种默契，均以稼轩命名。

我常常不经意就从这些地方走过，偶尔也随口吟诵几句辛弃疾的诗词。来了外地文友，我会自豪地导引他们前往，像是邀请客人走进自家偌大的文化庭院，如数家珍大声讲解着关于辛弃疾的点点滴滴。客人们一个个露出豁然开朗的神情，频频点头间内心早已共鸣，毕竟是从纸上排布的长短辛词来到第一现场，身临其境，那种感觉妙不可言。

对于辛弃疾，当然不陌生，一句“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早已牢牢记在心中。而更深入走进辛公，并有意识地走进辛公，缘于世纪初那年金秋在上饶带湖山庄举办的国际性辛弃疾学术研讨会。我作为记者与会，收获满满，书柜上多了一套关于辛弃疾的论文汇编，打开一页就是打开了与一个高贵灵魂对话的窗口。这是我八百年前的邻居辛弃疾第一次全方位地交错叠幻在眼前，我努力去捕捉一个豪放、刚毅、不屈的身影，去与之交往、谈心、辩论，却不得要领。从此，一个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辛弃疾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有时间，我便沿着稼轩的足迹，去上饶周边辛弃疾交游、行走、生活过的地方，写过诗词的地方，饮过酒的地方，下榻过的地方走一走。辛公的每一处足迹，我一一记录在册，择时一一造访，并尽可能地把范围扩大，很多地方哪怕去的次数超过了两位数，虽说有的已成遗址，譬如带湖早废，翠岱远去，方村何处，我还是不厌其烦，乐此不疲。

尤其在稼轩乡，放眼有辛词，无处不稼轩，关于辛弃疾的人文点纵横密布，有时驱车疾驰而过，事后会为自己的潦草做派暗自惭愧。于是决意像一个朝圣者，沉浸式去寻找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遗迹，深度体验温故而知新的辛词文化，以及衍生出的一个个文化地标。

岩前是黄沙古道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北接黄沙岭、上泸桥，南连期思渡、瓢泉。以岩前为中心，以辛弃疾的词句画半径向周边延伸，我决意用脚步去丈量、去体验。长长的辛公古道上，遍布时光的碎片。蕊云洞、稼轩居、古樟、石桥、泉湖、期思渡、瓢泉、斩马桥、秋水观、停云亭、隐湖源……就像一颗颗珍珠串在古道上，我为之痴迷。那一丘丘田地、山林，是否还是辛弃疾当年见过的模样？每一个入诗入词的地方我都想去，都想留下来，沿着那平平仄仄的韵律徜徉，想象着辛公当年在此慷慨陈词、把酒长亭的样子。多少年过去，物是人非，但这一个个进入辛词的地名仍然活在大地上，植根在人们口中，植根在人们的血脉里。其生命力，像山野的草木，葳蕤在辛弃疾的词章里，葳蕤在铅山大地上。

在岩前墩头余氏宗祠旁古樟树下静坐，当地老人说古樟树龄八百多年了，传为辛弃疾所栽种，惹得我重新打量，深深地致敬。古樟，一道苍翠挺立的风景，拍遍栏杆，问绵延青山，穿过沧桑岁月，一棵樟树活出了生命的传奇，从辛弃疾的时代一路走来，枝枝丫丫伸展着五彩缤纷的词牌，水龙吟、永遇乐、玉楼春、鹊桥仙、太常引、贺新郎、鹧鸪天……古樟树身可以宽松容纳两三人进入，像一位虚极静笃的智者，袒露胸怀的古樟装了八百年的故事，日日夜夜，与比邻的宗祠谈经论道，与环绕而过的溪流讲风月无边。

一幢四合院式的民居坐落古道旁，房屋为砖瓦木质结构，轻轻走进去，正厅悬挂着“稼轩居”匾额。经打听，这是一清代茶叶商人在原稼轩居旧址上建造的，风风雨雨两百多年了，如今修葺一新，室内呈现的是一些有关辛弃疾的图文、书画、牌匾等内容，展陈简约却匠心独具，老屋因此而增辉。当地老人说，稼轩居，辛阁老往来福建、江西休息并讲学的地方，是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下来的，是否真实怕难以考究。走在古道上，问起辛弃疾，妇孺皆呼辛阁老，这一声声亲切的辛阁老，折射出稼轩人对辛公的感情，就像呼唤可爱的邻家老翁。辛弃疾，俨然就是不折不扣的稼轩人、铅山人、上饶人，从带湖到瓢泉，二十七年的时光足以证明。

古道边，芳草碧连天。一头灰黑色水牛自由自在缓缓移步空旷的田野中，不时甩动粗壮的尾巴，嘴巴在不停地咀嚼，像是稻田思考者，细细品味春夏秋冬演绎的四季歌。

古道是行吟在大地上的诗篇。岩前与马鞍山隔着一条长长的田垄，中间架设有一座几米长的青石板桥。石板桥是古道上的点睛之笔，横卧在一条未名的溪流上，由三块长条石拼接而成，忠实地连接小河两岸，方便附近村人劳作、出行，想必石板桥见证了辛弃疾一行的马蹄声声。走过石桥板，继续往南行进，穿越一片田地，拐过犁头咀，就是辛弃疾往来住过的泉湖。

那年秋天，彼岸花绽放古道边，以一抹红的绚烂在秋风里摇曳。我像是看见一行豪放的宋词在花蕾上飞掠而过，那一束束花朵能否把我带到南宋的彼岸？听金戈铁马，叹河山破碎，去报名参军跟随辛公披挂上阵，纵横千里。古道两旁还有未收割的稻子，泛着金黄的色泽，飘散着丰收的气息，在老农的引领下，我走进了泉湖。那个雪夜，传来断断续续的笛声，夹杂着一丝悲凉，往事涌上心头，辛弃疾夜不能寐，怅然若失，遂披衣登楼，手握长剑，坚毅的目光穿透黑夜北望江山，恨没能追上志趣相投的陈亮，鹅湖之会意犹未尽，恨空有抱负，叹息蹉跎了岁月，只能梦回吹角连营。而今，在马鞍山，泉湖还在，碧波间挺立的残荷在坚守季节的承诺，遗憾辛弃疾住过的四望楼不存，否则我要去找一找新任楼主刨根问底。

曾在某个夏夜，借住泉湖葛仙殿。随身携带了一管竹笛，对着幢幢山影，我即兴吹奏了一曲，远远近近的蛙声为我伴奏，寂静的山野在侧耳聆听，犹如那夜的泉湖笛声，婉转哀怨。倘使辛公地下有灵，不知是否还有同感？

沿着一湖蛙鸣，我多么想泅渡到八百年前，去打捞西江月里泛起的往事。泉湖盛满了一个词人的报国情怀和满腔壮志，伫立湖畔，隐隐传来长歌互答，我沉湎其中。

怡情诗笺

湖口二题

□ 雁飞

江豚湾

青山拥碧水，碧水偎青山
它们沉浸于自己的小恩小爱
并借助于一条长长的大坝
将水天一色的鄱湖
晾在了一边

这么美的一方山水
还要住进圣灵一般的江豚
不知有谁能够抵挡得住
它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魅力！

嘘！谁也不要干扰！
我要变成一只飞鸟！
贴着那幽幽湖湾和澄碧湖心
贴着那江豚翻出的浪花
缓缓飞翔！

水族馆

如果人类，确曾有过漫漫童年
我丝毫也不怀疑
这些水族，就是我们曾经的玩伴

如果童年，就是故乡
我丝毫也不怀疑
这些水族，都是从人类童年
远道而来的乡邻

深陷红尘的人，如果你还未曾丢失
那颗天真、烂漫的童心
那就请这些悠然自得的水族
领你享受
无虑的快乐与单纯

品读江西

一曲吟唱四百年

□ 阿 詹

明天启二年（1622年），一个草长莺飞的季节，壬戌科殿试金榜放榜，湖广布政司黄州府所辖的黄冈（今湖北新洲）县，同时有三人高中进士，其中有位叫洪周禄的，更是高中二甲第44名，这意味着“赐进士出身”之后，他将一步跨入给事中、御史、主事等正七品京官行列，从此昂然步入仕途。

然而，纵观洪周禄一生，除了金榜题名这一高光时刻，他的官运并未因学富五车而亨通。《黄冈县志》仅有寥寥数字，记述这位“学霸”的一生：洪周禄，字半石，天启壬戌进士，知常州府。解绶归里，肆志诗文，行草书妙绝一时。急难好施，乡里德之，年七十余卒。

洪周禄的“肆志诗文”，最杰出的代表作当属《烟水亭歌》。烟水亭，山水九江的一张地标名片，位于长江南岸的江西省九江市甘棠湖中，为市内著名景点之一，相传为三国名将周瑜的点将台故址。九江（当时名为柴桑）不仅是周瑜水师的大本营，也是赤壁之战前孙权大军驻扎的地方。诸葛亮正是在柴桑会见的孙权，且巧施激将法让他狠狠剁下了一块桌角。当然，这只是罗贯中小说《三国演义》里的艺术加工。此时的甘棠湖，和长江、鄱阳湖连为一体，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停泊着威武雄壮的战舰，旌旗万千，锣鼓喧天。高高的点将台上，发号施令操练水师的，正是英姿飒爽的美周郎。

时光流转，岁月更迭。到了唐代，诗人白居易被贬谪于此，彼时九江名曰江州。得闲时白司马常邀三五好友在点将台旧址饮酒赋诗，并建一亭，取《琵琶行》“别时茫茫江浸月”之句称“浸月亭”。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在九江讲学时，在湖堤上另建一亭，取“山头水色薄笼烟”之句，名“烟水亭”。明嘉靖年间，两亭俱毁。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九江关督黄腾春于浸月亭原址重建亭台，之后此处所有建筑统称为烟水亭。明清时期该亭屡建屡废，清同治七年（1868年）由僧人古怀募捐再建。至清光绪年间，烟水亭才形成当今规模。

明朝诗人洪周禄虽仕途不顺，但草书妙绝，文笔极佳，颇受当时文人墨客追捧。那年仲秋，洪周禄应邀来烟水亭游宴。黄昏时分，登上一只小巧的画舫，舟划将平滑如镜的湖面，荡起圈圈涟漪。岸上堤间，柳风习习，白云片片，归鸦点点，飞霜淡淡。此情此景，令诗人思绪万千，诗兴大发，一挥而就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烟水亭歌》：

澄湖如镜秋痕淡，雀舫声移惊潋滟 。
浅苔云靓涨疏霜，堤柳归鸦飞片片。
禅天龙护走奔虹 ，仙径烟霏盘紫电。
江帆日落星浦流，夕阳小桥人影乱。
匡峰互面削芙蓉，时有白云层锁断。
山姿湖貌足幽寻，晴好雨奇姿汗漫。
野燐忽复划渔灯，罾影长空拖素练。
把酒谁堪问主宾，宝月芳汀花雨散。
笙歌元草醉宗风，千年事业湖山半。

九江烟水亭 本报全媒体记者**梁振堂**摄

全诗共十八句，按内容可分五层。每四句为一层，最后两句为第五层。整首诗大意是：时近黄昏，游宴湖上，美丽的湖天秋景尽收眼底。夕阳西下，雷雨突至，雾气缠绕，紫电闪鸣。小桥上奔走避雨的人影散乱。不一会儿，雨过天晴，远眺匡峰如削，似出水芙蓉，偶有白云如钥匙横锁断壁层崖。春晴夏雨，秋霜冬雪，真可谓气象万千，各具情态。天色渐暗，渔火闪耀，花影缤纷，星空璀璨。宾主把酒言欢，流连忘返。结尾处作者不禁大发感慨：人生在世，纵然有雄心壮志建功立业，有此大好河山，又何必孜孜以求于官场，令身心疲倦？

时光荏苒，弹指间，四百多年已化云烟。可洪周禄却从未走远。其诗作手迹曾于崇祯三年（1630年）立碑于烟水亭（同治《德化县志艺文》有载）。原诗先后被载入乾隆《德化县志》卷十二、同治《德化县志》卷七。在郑绶笙先生所著《烟水亭题咏初辑》手稿中收录了烟水亭楹联70余副，其中多有九江联家由此诗引用“雀舫、潋滟、紫电、鱼灯、素练、堤柳、湖山”等字词为典。

九江，这座已走过2200多年时光、无数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诗词的“既有颜值又有底蕴”的古城，从未遗忘洪周禄这位深情讴歌过烟水亭的明代异乡诗人。2023年9月29日，“九派诗韵”——九江古代经典诗词原创作品音乐会在该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音乐会以古代经典诗词、人物、故事为主导，由展卷人依次打开画卷，分别与东晋、唐、宋、明时期8位文化先贤“古今对话”。当烟水亭在画面中出现时，“洪周禄”风度翩翩穿越而来，慨叹“九江得上苍眷顾，承天作之美，浔城万家灯火，九派风景如画”，一如白居易“此地何妨便终老，譬如元是九江人”之对故地的不舍和眷恋。

洪周禄的这首歌行体诗作，虽名《烟水亭歌》，实际从烟水亭着笔，遍咏九江风景，从甘棠湖的风情吟至庐山的峻秀，无论晴雨，皆有韵味。全诗将酣宴后宾主沉醉于秀美湖景听歌作诗的浪漫情调渲染得淋漓尽致，成就了烟水亭“一曲吟唱四百年，四时风物胜此难”的佳话。

井冈山
第 2311 期
邮箱：cuilan1972@sina.com
电话：0791-86849202